

時事月報社叢書

新緬甸

編主 耿民 陳
述譯 錡 沈

正中書局印行

譯 序

這本書在一九四〇年出版於倫敦，當時緬甸尙是天堂，所以書內一片太平景象，到了緬甸已經淪陷多時的今天，當然有許多地方不能與事實相合。好在本書的格調，偏於文學方面，沒有多大間性，所以受戰事的影響還小。

作者格蘭特（W. I. Grant），是一個英國人，曾經做過英文仰光時報的編輯，他以所謂「人身化」的筆法，游記的體裁，寫出了這一本書。「人身化」的結果，有些地方的確描寫得很生動，有些地方便很牽強。同時因為作者是一個西方人，所以對於東方的一切，都覺得很新奇。在這些地方用了很多的筆墨，可是由一個中國人的眼光看來，便似乎是多餘的。

本書的原文有些地方（大概主爲了加重文學意味）頗覺過於做作，作者還不必要地引用了許多歐神話的事實來作證。使譯者下筆時大感頭痛。曾經幾次罷筆，幸虧陳登鵬先生不斷鼓勵不斷敦促，纔終於提起勇氣，譯到了底。可是譯得特別的慢，從去年冬天開始，到了今年五月底纔告完成。

譯得慢，當然是爲了仔細，可心因爲手頭可供參考的書實在太少，有許多古真無去詳加考查，所以錯誤之處，恐還是很多，希衆朋友們能一各指教。

附帶要說一句話，作者對於高爾夫球似有特別嗜好，所以

在書中屢屢提到關於高爾夫球的種種，尤其以毛淡棉及塔瓦兩章爲甚，這種運動在西洋很普遍，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或許不無道理，但在中國，情形就迥不相同，所以我就大膽地把這些地方大加刪削了一番——雖然有已經化了很多力氣譯了出來的。

沈鐫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目 次

第一章	緒言	1
第二章	概論	7
第三章	工業	11
第四章	地理狀況	17
第五章	緬甸的河流	22
第六章	西湯河	27
第七章	薩爾溫江	31
第八章	緬甸的都會——仰光	35
第九章	曼德勒	49
第十章	毛淡棉(摩爾門)	57
第十一章	塔瓦及米格	61
第十二章	邁美阿及卡佬	63
第十三章	普羅姆	67
第十四章	其他地方	71
第十五章	緬甸的歷史	76
第十六章	佛教——緬甸的宗教	88
第十七章	緬甸的人民	98
第十八章	教育	106
第十九章	農業	110

(1)

第二十章	新句的新意法	...	...	...	...	...	115
第二十一章	彈弓	...	...	...	...	...	117
第二十二章	節期	...	...	...	...	...	123

第一章 緒言

緬甸是大英帝國各子國中最年青的一員，她也許亦是最有興趣的一員，當然她又是最不爲人所瞭解的一員。自從最後一位緬甸國王將他的已經不穩定的各項特權奉送給住在曼德勒（Mandalay）的英國人以來，實際上，緬甸就一直附庸在印度的統治之下，而不大爲外界所知曉。原來的意思亦只是權宜之計，因爲下緬甸先此被英人征服，征服後，其行政權即由加爾各答當局司理。所以當上緬甸亦加入大英帝國的系統時，在行政上便依邏輯推論，也把它畫到印度帝國的系統中去了。但聰明的觀察家並不滿意。無論在精神上或在種族上，緬甸都與印度不同。她的宗教，不是印度教。而在傳統上，她與印度的親屬關係，正如鐵礮石與塗了牛油的麵包之關係一般。緬甸人是勇敢、善良，而在重要事情上都依常識行動的人。印度人則是勇敢、想像與宗教哲學的結合體。最重要的，緬甸人是蒙古種，而印度人則是阿利安種。這許多歧異之點，能混成一種政治協調麼？即是印度政府亦毫無把握。但凡是政府，很少有未雨綢繆的。那種方便，到今天止，已經很夠了，緬甸已在印度的行政血統之中成長起來，而已經踏進行政血統中的事情，如欲把它放逐出來，則必是用似治療的辦法，不夠的，印度之繼續統治緬甸，僅僅靠舊習慣的力量，緬甸之繼續接受這種統治，亦僅僅爲這同一

的理由。當然這許多事情，過去在講壇上都說過，在報紙上都登過，但在民主政治斷氣之前，將來要在講壇上和報紙上發表的事情還多着呢！所以，官方並不注意。這不是官方所注意的場合，只要它還不能擊斷任何骨頭或拉卻太多的頭髮，則它尚不致跟蹤那政治煽動的可怖手段。

所以，緬甸依舊是印度的一省。有些人竟有勇氣說她是辛特勒拉省（Cinderella）。他們說印度在緬甸毫無利益，因而為緬甸所做的事情，總是儘量的少。他們說雖然在司法上，緬甸是平等的，但在國家會議中，她不是平等的。也許以前的事實確是如此，但那是因為緬甸既僅是印度的一省，便當然在世界大事上很少聽到她的名字了。嚴峻的專門教員，告訴學生說，緬甸的米，是一種世界商品，伊洛瓦底江不是斯底克斯河的支流，但我們懷疑是否人類意識的靜穆堡壘，是這樣容易受襲擊的。青年的頭腦，並不會還想到甲狀腺所供給的能力以外，即當用金磚將知識燦爛地呈獻上來時，也是如此。所以，這是很堪懷疑的，是否上一代的男女兒童，都能肯定地說緬甸是在什麼地方，或是否通曼德勒之路，並非吉普林斯克（Kiplingesque）天堂中一種地理上的假定。我並不責備這些可憐的事情，它們不是必得加上些零頭碎屑與割裂的不定詞麼？甚至成人在因某些事情或別的緣故而得到一點暗示之前，也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要發現一個葬身在優波尼沙（Upanishads）的繁重推理之中的緬甸，實與在地震以後，要發現埋在底層的紅寶石同樣困難。就這樣，一頁平庸的歷史，在緬甸身旁輕易地逝去了。她依舊坐在她的辛特勒拉角落裏，一直到上帝慈悲為懷地把西門約翰爵士送到遠東來為止。約翰爵士倒是個真正的「嬌媚王侯」。他看滿

變了緬甸的地位，並且很加以稱羨，是一個親愛的、甜蜜的、單純的創造物，保有着精美的寶藏。因此他在報告裏便寫道，緬甸應與印度分開，她應在帝國系統之下，享有獨立的地位，因此就辛特勒拉而論，中央權力的命令應即停止。

關於整個局面，曾費過很大的力量。一種聰明而寬大的民主政治曾一度宣稱應付印度問題最公平與最光明的途徑，是獲得在這一點上的公正報告，但同是這種民主政治，不久便撕裂了那公正的報告，並進而與印度的偏激爭論者爭論。結果於是非常可怕。帝國因此成為全世界嘲笑的目標。甘地先生是以山羊乳飼大的一個倫敦草人。已故的麥克唐納先生與那些爭論者講話，彷彿他們是在祖父生日那天的一羣孩子一般。但爭論拖延未決，重要的會議，都一個一個地變成了各反對派的混亂角逐之場。

有些人抱怨着說，印度正受着帝國主義衰落之累，有些人則悲慟地張望着英國的未來，因為英國太慷慨，地上都灑得是殖民地的珠寶。維多利亞女王的偉大的好名字，被舉為一面高處的明鏡，而擁護那對中南美洲的崇拜者大唱解放高調的喬治康寧（George Canning）的，則有勞工黨徒、路合喬治動黨徒、絕望主義者及甘地黨徒等。

英國常識，這堅硬的巖石，依舊神奇地沒有移動，甚至在它臉上已經丟上了一條假定，說最近一次選舉，已經證明，毫無疑問地，緬甸並不需要分立，也還是無效。她很滿意地坐在印度的菩提樹之下，等候神聖的啓蒙運動，一直等到東方透露曙光而黑影飛逸時為止。

預見未來，並不是人的責任。所以鑒於在不久以後，當佛教

徒與回教徒因宗教方面一種莫須有的侮辱而抽出短刀，共灑碧血這一事實，誰又敢嘲笑這種「通」的舉作？當我們將這類種族差異的數量與現在亞洲戰爭的人龍七時時，或亦要同樣用到這類對於人類環境的寬大看法。事實是印度人與緬甸人，正如法國人與德國人一樣，都是一套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承繼者，而這些大小事情，卻凡作生命呼吸者，都一樣賦有的。當然阿利安種的印度人及蒙古種的緬甸人，各有各的不同的天賦優點，但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方式上，仍擁有一種快樂，這種快樂總是人性的。

所以，當辯論的濃霧瀰漫而我們能再度看到甘地先生的瘦削清修主義，及麥克唐納先生的蘇格蘭式社會主義時，有些頭腦活潑的人便發見經過投票而反對分立的緬甸宣言，實是一件傳奇式而很生動的神祕事情。因此在印度，擁護甘地的反對派，便能透過表面，進一步而看到內幕，即在仰光與曼德勒的反分立運動，只不過是恐怕割斷了與印度反帝國主義運動相聯繫的大動脈而已。

所以，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新的緬甸果然興起了，她以特著的整個性出現。的確，這新國家與自阿那奧拉他（Anaiahtha）時代以來的老國家，一樣地拿了她的遮陽傘，而使她的頭髮生光。在仰光市政所及某些吹喇叭的地方，有一點騷亂。但那大多是官員們的痠瘠的熱誠而已。基王喬治第六在皇座還未坐熱的時候，就拍來了一通希望與祝賀的電報，並且由於上帝之賜，包括有上下兩院的新立法機關，在一個不完滿世界中，開始了完備的大事業。大家爭取高官厚祿，使大儒士論者大為不置。真正的好人乃轉而向宗教中尋求安慰。政黨都只敢擔任保護森嚴的麻

風後面，互相以詭譎爲能事，以求善良政府的神聖主張，得不受破壞，個人主義的祭壇，則受到純潔而哀求的自利之手所侵犯。

終於不戰勝過了武力。理性的明光射穿了密雲，仁慈地照到了巴卯博士 (Dr. Ba Maw) 及 宇紀藍 (U Chit Hlaing) 的身上。巴卯出任總理，宇紀藍出任衆議院議長。愉快的和平降臨了這片土地上。有一個政黨名爲佛教協會聯合大會議，其領袖宇巴北 (U Pa Pe)，爲唯一的肉眼不曾看到聖光的哲人。他進入非非，竟至認爲他纔應該出任總理，而他的黨，纔應該主宰政壇。如果他是宙斯神，他或已把巴卯博士及宇紀藍這一對孿生火神丟出奧林潑斯了。他確也在國會中利用一次選舉，向他們挑戰，他的辯議很動人，他指出就是在心裏純潔的人，也不一定常能看到上帝，他說柔和之人繼世的機會是極微極微的。但宇巴北卻仍失敗了。他的弱點是他不能團結他自己的黨。在大選時，他的黨曾獲得任何單一黨派的最大成功，可是因爲太有把握組織政府，結果乃失去了與它自己精神的聯繫。它開始在內部爲小事而起了爭執。這便是它的毀滅，小爭執的結果是大分裂。巴卯博士及宇紀藍這兩位左翼人士，乃受此鼓勵而團結一致在他們的團結之下出現的緬甸政府。是兩個極端的綜合，所以亦便是達成單一的溫和派之端。

巴卯博士在就職時，唱了一首帝國的抒情短詩，在它剛唱到緬甸時，就有人告訴他說，他是個學者，而不是一個雲遊的詩人；說他在作候選人時候嘲笑帝國，而當選爲代表時，卻又奉承帝國了。博士對於這種曲解其守禮守法的行爲，極其憤怒。他說他在大帝國會議席上充任緬甸代表的時候，他對於黨的忠誠，正與他在毛淡棉演說時一般。在演說中，他說它的每一個兒

童，變成爲一個穿前左襯（布心襯）的「高技」，每一個農人，前左襯爲右二取出，一，牛的前左襯上。緬甸更這樣說明了，忽然她的口舌全是白，就是牠，進步，她仍穿着那迷人的龍衣 loigyi)。

當 緬甸 有這麼多繁重的關，她並不忽視。緬甸 的商務很發達，而 印度 卻有一種美妙的習慣，即將失業者儘量送到緬甸 去。印度 買石油和百分之七十的緬甸 米。分立是否就要削減這些緬甸 中的利益呢？緬甸 希望不致如此。無論如何，政治是政治，商務是商務。所以沒有一個世俗的理由，說明何以印緬 不能依舊在商務上團結而同時在政治上則分立。於是印緬 代表冷靜地開會討論，議定在商務上，至少在三年之內應尊重現。

但在印緬 關係的古典和平之中，卻插入了一聲野蠻的雷轟。就在分，的那一天，——是因千百萬人的喝采而更光的那一天——印緬 之間的郵電費卻陡然高漲了很多。緬甸 成爲極悲痛的萊奧孔祭司 (Laocoon 按在古典神話中，萊奧孔 爲託洛哀 地方太陽神之祭司，招女神雅典娜 之恨，女神乃使二蛇出自海中，殺彼及其二子。——譯者)，爲什麼要來這一次毒蜂般的蜇擊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商業擡舉得如在大槽中的葡萄一樣，使一個政府部門的酒，都成爲葡萄酒而流出呢？的確，對印 貿易協定的精神，終於延長到一種貿易「大力量」。報紙與講壇都怒吼着，政客們鼓噪大喊，貿易及商務則具焉。

可是政府卻依舊像一段在聖誕夜大火中的浮木頭，進程完全相符合，現在，緬甸 與印度 間關係的密切，正如南非 與新西蘭 的關係一般。何以在帝國一致的名義之下，她所受的郵電率，

與別的子國不同呢？再則，郵政最要，而最公平亦最合邏輯的唯一得錢方法，是本局的收入。政府曾說過這件事情，於是乃有了預算。因此，郵電費率提高到帝國的標準，實很合邏輯，而且是政府已經做過的事情。沒有事情能比這更明淨清潔的了。

但，緬甸卻有一種嘲笑她本國災害的慈悲方法。甚至在她賤視現在這災難時，她也加以譏笑。國會兩院議定薪水，而在權力方面則互相推諉。它們都做著錯事，它們都像騎着全身馬具的一匹完全的馬。衆議院可惡得無法無天，非法地取消了領卹銀者，而總督乃不得不使用其特權。但即使他們背後有很大的力量支持着，這些步驟亦很不穩定的。緬甸瞻望前途，自身充滿了希望與勇氣。她不已完全支配着那以前不得不繁文縟節地徵集後彙送到新德里去的大宗所得稅了嗎？在關稅及鹽稅方面，不有許多光榮的辦法麼？有稅大剛塔之下的財富，正與在聖保羅墓之下或國黎聖母教堂塔下的財富一樣有力量。緬甸需要很多東西。她有許多路要造，有許多工業待開發。在會計制度獨立以後，她可以平心靜氣地同時造路興工業。在她的衆議院中，不有一百三十二個靈魂，而在她的參議院中，不也有三十六位議員麼？世界也許不相信這個，但辛特勒拉已不再是一個辛特勒拉了（按辛特勒拉爲歐洲童話中之主人翁，轉意指司炊事的僮婦等，此蓋指緬甸地位僅如印度之僕傭——譯者）。

第二章 概論

在許多方面，要描寫緬甸很難。在地理上，她是一塊很不成樣子的區域，她的領土，有很多零星小塊圍在印度阿撒姆省的

迎合各地人民善變的胃口。但這種事情全因環境所迫而發生，並非由政府完完全全所推動。當米價高到一個程度，能造成一種有利生產的更緊張狀態時，農人的工作亦不會鬆懈，因為所多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但數年以來，米價都很使人傷心。它們只是以阿諛的方式來作欺騙的行為。印度的需要很可貴，但這卻不是一種作偽的需要。印度到緬甸來，只要買廉價的米。它並不重視質地的高下。它也不獎勵緬甸建立肥料理論，和接受新的耕種方法。從西方，只來了一個需要的暗影，自世界大戰以後，英國人對於米的嗜好已大變。她需要潔白，超等的米；那老的，豐富的，富於營養分的，變色的米種，已不為她所喜。暹羅曾協定對於把仰光米拿到英國市場上去拋售一事，幫了很大的忙。但義大利及歐洲某幾個別的國家，則已開始植稻，其產品都盡在迎合西歐各國之所好。所以西歐的需要，對於緬甸依舊是未盡樂觀。她並不忽視這需要，但她知道得很清楚，也許這種需要會忽視了她。

有很多人，想以提倡芒果來救出緬甸的工業靈魂。芒果是世界上最甜的水果；在緬甸，其產量之豐富，正與南非洲海岸產金一般。政府受到請求後，即准許將大批芒果輸往英國。它們與荷特郡的蘋果及索默塞脫 (Somerset) 的莓子接枝，所得結果都比較冷而奇特。人民買取那些在運輸中尚未乾癟的芒果，覺得很新異。但就只有那麼一點。在仰光或在毛淡棉，都沒有大規模種植芒果的公司。緬甸依舊寧願貪婪仰光的米。她覺得在曼德勒附近的熱而燥的土地上，她可以種植玉蜀黍及別的穀物。但在印度洋海岸風吹溼的平原上，米是她最親愛的朋友。

緬甸的西北部邊境是阿拉干山脈 (Arakan Yomas)，這是

她與印度間的天然界線，在她的東部，是撣高原；圍在她東南極限的，乃是忒那塞林山脈（Tenasserim Yomas），而在西方，則薩漾着孟加拉灣。直到最近為止，在那蠻荒的華區（Wa）中緬兩國疆界的起訖，始終沒弄清楚。但由於兩國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在外交上的努力，已規定了一條能滿足有關利益的疆界。

緬甸的人口，增加極速，現在已近一千四百萬。其中約有四十萬人居於國都仰光。在伊洛瓦底江、仰光河及西蕩河諸河口之間，有全國最平坦最肥沃的一塊平原，向北展開約有三百哩。在這裏，植稻幾乎是唯一的利益。其寬度自孟加拉灣以至撣高原，共約五七五哩。就地理上來說，這大概是河道洗滌的結果，稻田、修竹及棕櫚樹，是很普通的風景線。村落四散在這一塊可耕區域上，外表上佛教色彩極濃，毫無塵俗意味。它們通常都藏在大羣棕櫚樹或柏桃葛樹之下，但在呆滯的池畔，或在叢林的一角，偶然也可以供你搭一兩間茅屋草舍。稻田的形式，皆無一定，它們有橢圓形的，有長方形的，也有正方形的，但最多的是三種形狀的結合，好像奇突的陰陽樺式的結合，而在分畫得小的地方，則特別顯著，人們都不用籬笆。佛教的緬甸，更加相信人類心地的純潔。譬如緬甸農人盡分張三李四的土地，或李四王五的土地，總只僅僅在中間放上一條爛泥條。這些狹小的爛泥條（只約二三吋高），實負着雙重的任務；他們不但要畫分地產，同時還要當作雨量調節器及排水區。

在四季之間，這塊地方的外表，不同之處極為顯然。當印度洋季候風從西南方帶來豪雨，掃洗大地的时候，一切都是碧綠，肥碩而繁榮。萬物爭着滋長，綠碧的稻穀，阡陌相連，一望無際。在田地上，在森林中，有一條細細的水道，晶瑩發光；兩岸是

各種不同的綠色；牆垣在草木葳蕤中矗立；密層層的屋頂，與稻田競爭着繁密；竹枝則因載着太重的露滴而下垂。河道流經那些沒有人跡的地方，而空氣則刺激得喉頭很難受，因為所含的水分太多。

在每年的三月、四月及五月上旬，乾季來臨，雨似乎都跑到另一個行星只去了，地上乃幾乎現出了沙漠狀態，田裏只是一大塊乾燥的泥土。在印度洋季風吹來時，有水的地方，裂痕交叉，樹木雖依舊蔥綠，但草卻沒有了；甚至森林也似乎枯萎到快要死亡，而稻田與其創痕般的邊界，都乾癟得成為無靈的灰色。空氣在一種殘酷的陽光輻射之下顫抖。道路熱得使人要生病。小川豁裂，變成大縫，卻是空無所有；湖沼則收縮得像一隻枯萎的手。大地是在極端痛苦中掙扎。你幾乎可以看到它在痙攣。它，看上去是如此的老邁與疲乏；生命已經變成了一種負擔；太陽已使伏地乞憐的緬甸之最後一條肌肉也癱瘓了。母牛——上帝保佑牠們——從稻田搖擺到灌木叢；從乾川搖擺到無用的稻葉堆，可憐地想覓得些少食物。迷途的狗，帶着垂下的尾巴與嶙峋的肋骨，溜進了森林；蒲藍與無色的村舍，靜靜地，死滅了地躺着；偶然也有一個人影沿着一條小道爬着，他的影子，在他腳跟後面拖成長狹的一條；大地活着，但只不過活着而已，它也許隨時會在那原始的，灰色而帶點粉紅色風景線中消殞。

第三章 工業

伊洛瓦底的主要支流是欽德文 (Chindwin) 河。沿着欽德文河道，可以找到錫礦的薄層，但在經濟上，發掘它們的問題至